

自2007年以来，她五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，主讲《武则天》《太平公主》《长恨歌》《大隋风云》《唐玄宗与杨贵妃》，并出版相应书籍。她对历史的叙述引人入胜，并得到易中天、梅毅、孟宪实等众多著名学者的推崇和广大观众的喜爱；她还是中央电视台《中国成语大会》、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和《中国谜语大会》点评嘉宾，凭借充满哲思和诗意的点评，获得了超高人气。如今她在喜马拉雅电台讲唐诗，播放量高达1500万。她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——蒙曼。

从小就对古典文学充满热爱

蒙曼出生在河北省平泉县，蒙曼的爸爸妈妈是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同学，爸爸在文革期间跟着妈妈一起做了乡村教师。

在蒙曼童年的记忆中，爸爸妈妈是非常爱看书、爱学习的人。她的家里有很多藏书，尽管父母的工资很低，但家里的钱一半用来买书，另一半用于生活，基本上存不下一分钱。

“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一到周末，我和哥哥就趴在窗户前等着去县城的爸爸，因为爸爸一定会带回两样东西——小人书和好吃的，我俩就一边吃一边看书。那是每周最期待的时刻。”回忆起这个场景，蒙曼脸上带着淡淡的笑。

蒙曼的爸爸到乡下后，因为喜爱文学，做了语文老师。在蒙曼的印象中，爸爸“很酷”，“那时候爸爸教古文，从来不带课本，每次都是背着讲、背着写。爸爸永远都那么自信，而课下付出的精力和时间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但他觉得值得，他愿意这样潇洒地讲课。而这种对教育、对学生尽职尽责的态度，也深深影响了我。”

可能受父母的影响，蒙曼从小就喜爱古典文学，从小就想当一名教师。蒙曼说：“做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，引领着学生的精神成长，看着他们一个个走向社会，在各行各业做出成就来，是非常自豪的。”

大学萌发的唐史情缘

蒙曼本科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。1995年暑假，蒙曼还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大孩子。虽然已经在历史系上了三年学，但是，对历史是什么并不甚了解，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迷惘。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，她漫游到了西安，又搭顺风车到了埋葬唐玄宗的泰陵。

“看到泰陵之前，我已经瞻仰过西安的许多名胜古迹了，秦始皇陵的兵马俑，昭陵的石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带着这样的印象再来看泰陵，我真的震惊于它的卑小。难道，这不足一人高的石狮子守卫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盛世天子唐明皇吗？搜寻了一下自己的历史知识，依稀记得，玄宗逝于安史之乱中。也许，天下大乱，陵寝就只好因陋就简了？可是，清末更是乱世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不也照样奢华无比吗？”

带着这样的疑问回到学校，蒙曼翻了几本书。这才知道，慈禧定东陵之所以华丽，是因为它前前后后修了三十五年之久；而泰陵之所以简陋，不仅仅因为成于乱世，更因为它是在唐玄宗逝世之后才开始修建，从动工到完成不足一年，岂有不仓促之理！

“得知这个缘由的一刹那，我心头的震撼才真的无以复加：唐玄宗当政四十四年，竟然不修陵寝。难道，这是一个不知道自己会死的皇帝吗？差不多也就是在那一年，我决定要学唐史，我要了解这个不考虑死亡的时代！”



随后，蒙曼将主要研究领域定为隋唐五代史及中国古代女性史，从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后，她回到中央民族大学，正式成为一名教师。而她生动幽默通俗易懂的讲述方式，也深受学生喜欢。

多年的研究，让蒙曼对唐玄宗充满了热爱，“玄宗真是个极富生命力的皇帝！早年，他旺盛的精力施之于政治，于是，就有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巅峰——开元盛世；中年以后，当他的政治热情如潮水一般退却时，旺盛的精力则施之于情爱，于是，又有了感金石、回天地、昭白日、垂青史的爱情传奇。他追求完美，无论是道，是情，总要轰轰烈烈，总要发挥到极致，这才不负其才，不虚此生！在这样的追求中，只是，清末更是乱世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不也照样奢华无比吗！”

让观众从古典诗词中感受“美”

自2007年起，32岁的蒙曼第一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，主讲《武则天》，随后，她又四次登坛，陆续主讲了《太平公主》《长恨歌》《大隋风云》《唐玄宗与杨贵妃》，她对历史的叙述妙语连珠，语言风格平易而灵活，一时间很受观众欢迎。

看到自己讲的课能被更多人听到，蒙曼很开心，她说，中央电视台是个大平台，而做老师的都有传道

解惑的热情，希望更多的人能快快乐乐学到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。

而后，蒙曼担任中国诗词大会的评委，她婉转诗意的点评，受到很多观众的喜欢。

“最开心的事情，就是看到有那么多来自不同阶层，不同年龄段的人在读诗。我个人无论是出于职业考虑，还是说个人兴趣，对古典文化真是非常非常的热爱。但是就感觉诗词这么好的东西怎么现在这么‘小众’了呢？诗词大会里可以看到，这些好东西并没有‘小众’，有那么多人默默地喜欢着，我只是不知道而已。一看人家不管是修车的老大爷，还是一个农民，或者身患绝症的，都对诗词充满热爱，真是感觉兴奋。”

诗词大会决赛落幕后的元宵节，《蒙曼品最美唐诗》节目在喜马拉雅悄然上线。上线十天，就获得了播放量破300万的好成绩。

“我觉得唐诗最大的痛点是，说起来你仿佛知道，深究下去，你并不真的知道。所以我在喜马拉雅读唐诗，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分享，你可能知道之后的‘那些东西’，就是你可能还不知道的东西。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大家对美的理解会更深。如果一个人能够从诗词中体悟到美的话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温柔敦厚之心。伴着‘春花秋月等闲度’的情怀，你就觉得人的情感特别细腻，人生特别丰富、美好。”



对话蒙曼

记者：您在《百家讲坛》讲了武则天的一生，您觉得应该怎样评价武则天？

蒙曼：我觉得武则天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政治家，从14岁入宫，到80多岁体面退位，几乎有60多年的时间都在跟政治打交道。她对政治局势的走向，她对不同时期政策的制定，她对人才的选拔，她对复杂政治斗争精准的判断能力，她的铁腕和杀伐决断都是非一般的帝王所能及的。当然，她遭受了很多攻击，比如任用来俊臣、周兴等酷吏，清洗了众多掌握实权的大臣，毒杀自己的骨肉，后期宠爱面首等等。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，在一个男人掌握最高皇权的时代，武则天作为一个女人成为帝王，本身就属于“非法当政”，为了把非法当政之路合法化，她必然要采用一些不常规的手段，因为她终生都迫切需要解决自己当政身份的“合法化”。

此外，人们对她毒杀亲生骨肉、养男宠的攻击，都是基于一个女人的身份、一个母亲的角色。其实，抛开性别，你看中国的帝王史就会发现，为了夺权，杀子弑父数见不鲜，后宫佳丽三千也是常事。所以我说，从政治家的角度，武则天的作为是“合理合法”的。但是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她肯定是有所失职的。

记者：您曾说“武则天之后，再无武则天；武则天之后，又有千千万万个武则天”。怎样理解？

蒙曼：是的，前者是因为武则天产生的唐朝政治环境是相对宽松的，所以她能凭借自己的实力一步步登上帝位。因为有“前车之鉴”，随后的朝代里，女人干政的环境越发严苛，再没出现过像武则天一样的女皇帝。但是，因为有武则天朱玉在前，它对女性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，后来的太平公主、上官婉儿以及众多女性，在机缘合适的情况下，开始走上政治舞台，创建了属于女性的政治辉煌。

记者：您也讲唐玄宗和杨贵妃，对于他们的爱情，您怎么看？

蒙曼：如果说，武则天是最有魅力的女皇，那么唐玄宗绝对是最丰富、最立体的君主。他在险峻的政治斗争中出生、长大，经历了夺权的“腥风血雨”，年富力强时励精图治，一步步将唐朝推向巅峰，开创“开元盛世”，老年专注享乐，宠信贵妃，遭遇“安史之乱”，将盛唐推向了下滑之路。他本人通音律，又是非常好的音乐家……如此大开大合的一生，让人惊叹。

我觉得唐玄宗在遇到杨贵妃时，已经是“退休心态”——觉得一辈子的政治大事已经忙得差不多，开始追求纯洁的爱情，而他又遇到了一个恰当的人——杨贵妃。杨贵妃用现代的话来讲，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，他们是纯粹的“艺术伴侣”，有精神契合的知己。

记者：如果借用时下最流行的“你幸福吗”来造句，您觉得是“武则天幸福”还是“杨贵妃幸福”？



蒙曼：首先，幸福是一种自我评价，庄子跟惠子辩道，惠子曾说：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具体来讲，后人难用浅显的“幸福”与否来评价古人。但一般来说，能量越大，能够掌握的自主选择权越多，幸福的可能性会高一些。如果从这个角度看，对于登上九五之尊的武则天来说，她的幸福感肯定要强一些。

但是也会有人说，她毒杀自己的亲生骨肉，一个母亲孤独终老到80多岁，怎么会幸福？这可能就是基于传统的“女人的幸福建立在家庭幸福之上”而有的论断。武则天不是一般的女人，所以不能用一般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她。她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从“求仁得仁”的角度，她肯定是幸福的。

而杨贵妃是被人放到那个位置上的，她的自主选择权很有限，她是不合格的“政治家”，却是一个天赋很高的艺术家。当然，无论是武则天，还是杨贵妃，跟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女性比，她们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还是很强的，应该算是比较幸福的。

记者：您还花了很多精力研究杨坚杨广父子，您怎样看待他们？

蒙曼：综合来讲，杨坚开创了隋唐盛世，是一位勤勉有作为的君主，但是在我看来，他的道德洁癖太严重，在他治下的国家，三个人一起偷一个西瓜，三个人是要被通通处死的。道德洁癖从某种程度来讲，就是“反人性”的，而他和他的继位者杨广共通的便是对暴力的滥用，人文关怀的缺乏，隋朝二世而亡，也跟这个脱不了干系。

在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，我们引进了西方“功利”性的评价标准，比如疆土开拓了多少，开创了多少“前无古人”的制度，发动了哪些著名战争等等，作为圣明帝王的标配，而中国传统的儒家评价体系却一直着重“道德”，看重人文关怀。

在看历史时，我们常常发现，有的帝王扩展了疆土，但是无数的百姓为之送命，某个政治家进行了改革，受灾受难的还是百姓……所以我觉得评价一个帝王或政治人物，应该把是否“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”综合起来作为评价标准。像杨广修建大运河，让老百姓苦不堪言，最终揭竿起义，“毁在当代”，然而京杭大运河畅通南北，却又“利在千秋”。



做客电视台

【记者手记】

最近构思着蒙曼老师人物专访的写作大纲，估计脑细胞死掉了无数。写作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，一篇文章，常常要耗掉很多心血，但这又是一个美好的过程。当你沉浸其中，走进笔下人物的精神世界，想他们所想，苦他们所苦，思他们所思，心灵就跟着别人的故事过了一遭，生命由此丰盛、厚重。

蒙曼32岁便登上央视《百家讲坛》，成为这个节目中 youngest 的主讲人，因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和较高的文学修养，深得观众的喜爱。常有清高之士诟病《百家讲坛》和讲史的专家学者，在见蒙曼之前，我也是这样的心思，但见了她之后，我生出了浓浓的敬意。那么娇小的身躯里，竟然蕴藏着那样一颗伟岸丈夫的心，却又能寓阳刚于春风化雨般喃喃细语的温柔里。中间有崇拜者过来要签名，她谦和应对，外界辉煌闪耀的金粉银粉加诸其身，于她，也不过一朵嫣然的空谷幽兰，轻轻雅雅抖落的，是一地诗意。

游走在学校和社会各类讲学活动之间，她说，在学校，很难真正理解社会，而不理解社会，更难理解历史。

采访那天，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中式短衣，上面绣着淡雅的花儿，留着短发，脸上挂着淡然的笑。无论记者提什么问题，几乎不用思考，蒙曼就能出口成章。再仔细品咂，很有几分哲思。诗意，就那样落落自然笼罩于其身，让人如沐春风。蒙曼说，历史如果失去大众基础，就失去了生命，这是《百家讲坛》最大的意义，但普及需要把握尺度，既要负责任又要为大家所喜闻乐见。把研究的内容融入大众的文化理念，雅俗共赏，一直是她心里的一种追寻。

任何传统文化，总需要有普世的传承者。有人赞誉，必然有人毁谤。但她寡淡于外界，执着于历史、诗心传承的专注，让人感动。蒙曼曾在《中国诗词大会》担任评委，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火了后，蒙曼说：“中国人的诗心没有死，只是未激活。”

如今蒙曼在喜马拉雅电台讲唐诗，播放量已破1500万。她说，古人的生活很精细、很雅致。诗词其实一直都活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并已经内化为我们的一部分，像日常说的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等等，都是从诗句慢慢走入寻常百姓的话语体系的。

“人生一定要有诗意，要有超拔性的一些东西。”蒙曼说，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夕阳西下，看到天边的美景，内心感受到了跟平时不一样的一种美好，“怦然一动”，或者“会心一笑”，都是一种诗意，再辛苦的一天，也有了不一样的体验和感悟。

“诗意就这样，让平凡的每一天，都活色生香起来。”